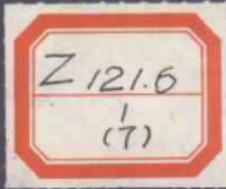


新

書



潮陽鄭氏用盧氏抱經堂本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新書十卷漢賈誼撰漢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崇文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隋唐志皆九卷別本或爲十卷考今隋唐志皆作十卷無九卷之說蓋校刊隋書唐書者未見崇文總目反據今本追改之明人傳刻古書往往如是不足怪也然今本僅五十六篇又問孝一篇有錄無書實五十五篇已非北宋本之舊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今

本雖首載過秦論而末無弔湘賦亦無附錄之第十一卷且併非南宋時本矣其書多取誼本傳所載之文割裂其章段顛倒其次序而加以標題殊瞀亂無條理朱子語錄曰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記稾耳中間事有此二個陳振孫亦謂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今考漢書誼本傳贊稱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應劭漢書註亦於過秦論下註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則本傳所載皆五

十八篇所有足爲顯證贊又稱三表五餌以係
單于顏師古註所引賈誼書與今本同又文帝
本紀註引賈誼書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
亦與今本同則今本卽唐人所見亦足爲顯證
然決無摘錄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決無連綴
十數篇合爲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誼過
秦論治安策等本皆爲五十八篇之一後原本
散佚好事者因取本傳所有諸篇離析其文各
爲標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數故餕卽至此其書
不全真亦不全僞朱子以爲雜記之豪固未核

其實陳氏以爲決非誼書尤非篤論也且其中
爲漢書所不載者雖往往類說苑新序韓詩外
傳然如青史氏之記具載胎教之古禮修政語
上下兩篇多帝王之遺訓保傳篇容經篇竝敷
陳古典具有原本其解詩之騶虞易之潛龍亢
龍亦深得經義又安可盡以淺駁不粹目之哉
雖殘闕失次要不能以斷爛棄之矣

舊序

賈子序

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著作也漢興諺文最高古然諺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奧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儔焉故曰諺練達國體云諺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摭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爲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篇二三者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攬

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閒嘗刻潭州淳祐閒又刊脩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轉鈔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竄其字句重復訛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宏治閒都進士穆得此書於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今刻則略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麟甲鳳毛僅存見於世者此耳幸邪悲邪賈子十卷共五十八篇內亡其三篇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冬十一月北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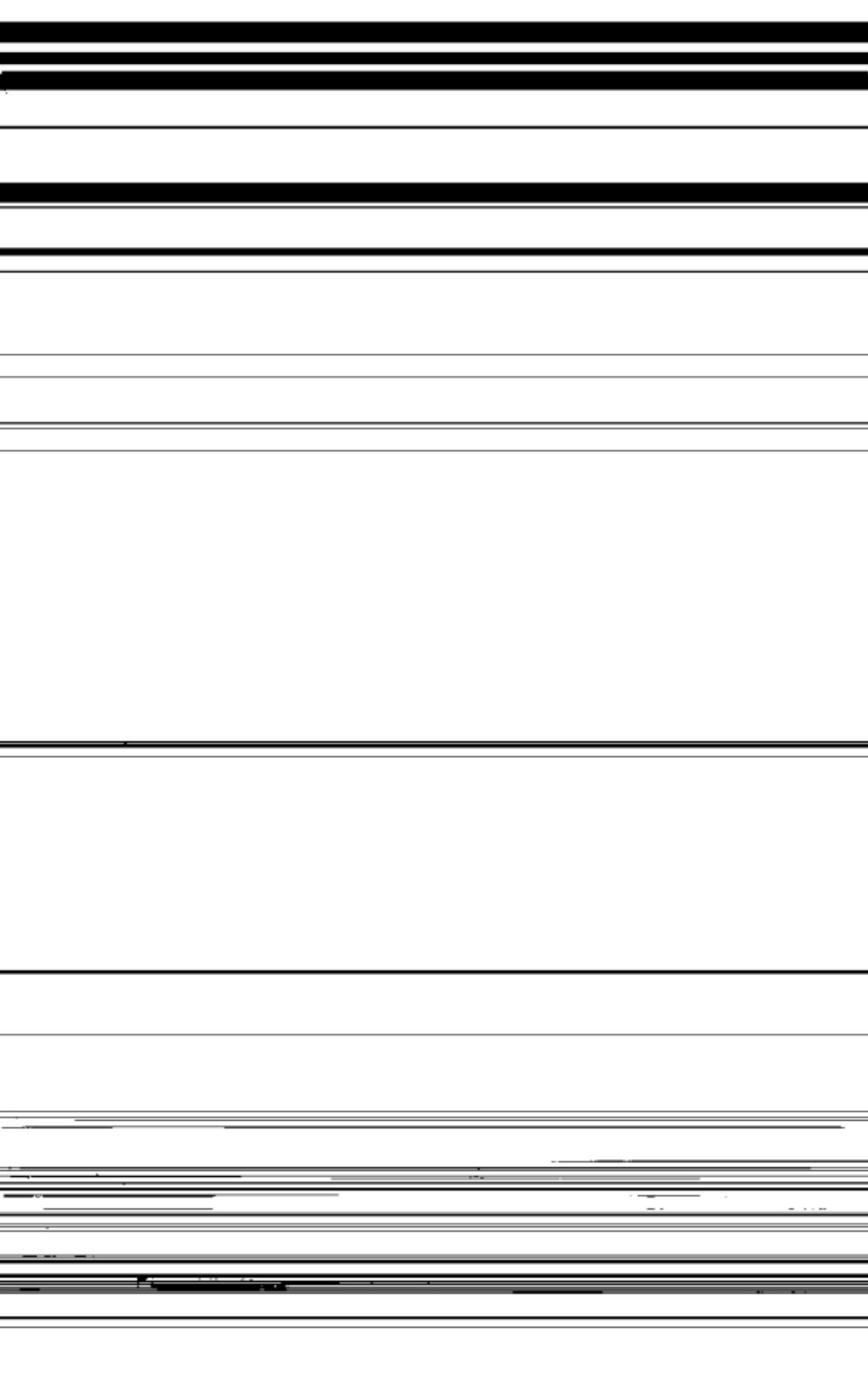
李夢陽撰寓白鹿洞書院

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
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
不知神與之接融融灤灤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
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
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
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
原故正言竑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鑿鑿
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滴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

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曠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母敢忽耳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諱謫于長沙去今千有餘歲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尙多因詢于予予卽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爲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蚤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諱過長沙作賦以弔汨

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于成康況用于朝廷之閒坐于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碑墜爾蘇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于其間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亘萬古猶一日柰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序

新書讎校所據舊本

建本

是宋時刻本明毛斧季吳元恭皆據以改近世之本宋卽有謬誤亦悉仍之前失去序文

故不知是何年所梓唯目錄後有建寧府陳入郎書補印一行故今稱爲建本

潭本

宋淳祐八年長沙刻卽從淳熙八年程漕使本重雕者題賈子

吳郡沈頡本

明宏治十八年刻毛斧季就謄宋建於此本上其吳元恭所用之本雖

無沈頡名而實不異當是沈名後來刊去也其第七卷中缺退讓篇吳据宋本抄補而毛本則

仍闕此篇

李空同本

明正德八年刻亦名賈子後有欽遠齋者不知何時人合郴陽何燕泉本長沙

本武陵本合校是書何本於文義不順者頗加竊改又於過秦論後補審取舍一篇乃錄大戴

禮記禮察篇全文今不用

陸良弼本

明正德九年爲長沙守時刻

程榮本

刻漢魏叢書內

何允中本

二本皆同出陸本

江陰趙曠明敬夫校

餘姚盧文弨召弓父合眾本校

賈子新書

抱經堂校
一本山

新書目錄

卷一

過秦上

過秦中

過秦下

宗首

數寧

藩傷

藩彊

大都

新書

目錄

等齊

服疑

益壞

卷二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卷三

俗激

時變

瑰瑋

孽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疏危亂

憂民

解縣

威不信

卷四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卷五

傳職

保傅

連語

輔佐

問孝

闕

卷六

禮

容經

春秋

卷七

先醒

耳痺

諭誠

退讓

君道

卷八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卷九

大政上

大政下

脩政語上

脩政語下

卷十

禮容語上

闕

禮容語下

胎教

立後義

傳

新書卷第一

梁太傅賈誼撰

過秦上

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也

潭本無字
從史作備

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

脩守戰之具

潭本從史作備

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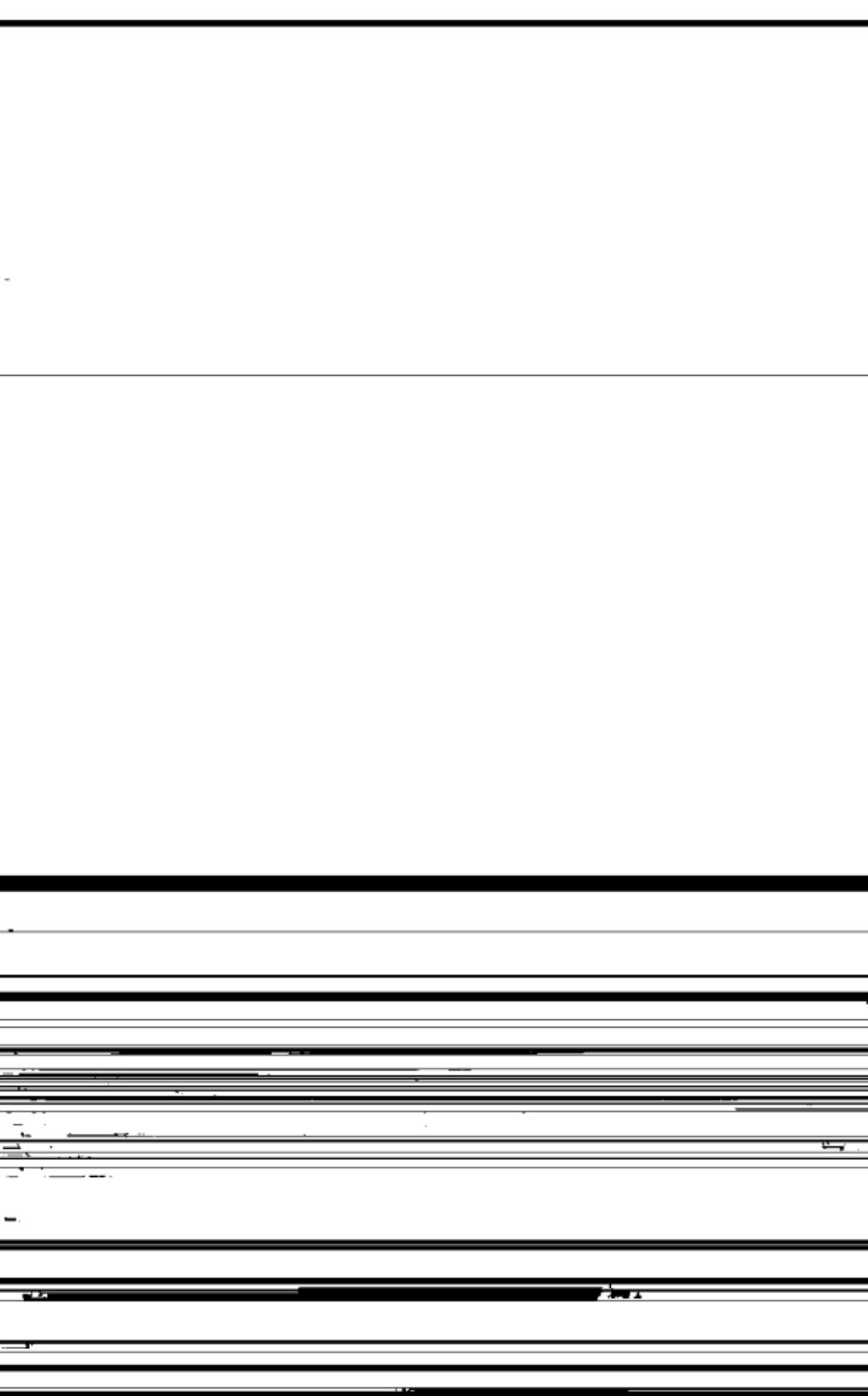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旣沒惠文武昭襄王

案襄字衍

下云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張晏數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併後孝王莊襄王爲六世史記陳涉世家不誤

而始皇本紀則作惠王武王潭本亦同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



制其兵

史記朋作倫

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

潭本從陳涉世家作

師仰關而攻秦

始皇本紀作叩關潭本作扣關小司馬謂仰字是

秦人開關

延敵九國之師逡遁而不敢進

遁與巡同建本尚不誤潭本則從始皇本

紀訛本作逡巡遁逃案陳涉世家但作遁逃亦誤

秦無亡矢遺鎸之費而天

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

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

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伏

史記伏作服

弱國入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

潭本享國下有之字與陳涉世家合

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搞朴以鞭

新書

答天

粵之

頸委

七百

怨

陳音舌

燔百

聚之

十二

丈之

谿良

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旣沒餘威振於殊

俗然而陳涉潭本無而字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潭本

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潭本作中庸非有仲尼

墨翟之賢仲尼別本作仲弓案荀子常以仲尼子弓

冉雍夫子許其南面此所稱者是也陶朱猗頓之富

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潭本作而掘起與始

作俛仰又阡陌與漢書同史記竝作什伯率疲弊之卒潭本作率罷散將

數百之眾轉而攻秦史記轉倒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

下雲合響應潭本合下有而字羸糧而景從山東豪傑竝起

而亡秦族矣

潭本傑作後又有一遂字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鎛

也

潭本不敵作非銛始皇本紀作銛銛與銛同

謫戍之眾非抗九國之師

也

潭本非抗下有於字同史記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

時之士也

潭本作鄉時同史記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

也上有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

潭本作挈大

比

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

乘之勢

始皇本紀無致字作干乘之權

序八州而朝同

列百有餘年矣

陳涉世家序作抑

始皇本紀然後以

六合爲家嶧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

潭本作隳

身死

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仁心

潭本作仁義與史記同又字案小司馬亦似作仁心

過秦中

事勢

建本作過秦下

諸本多同案小

司馬云過秦論以孝公已下爲上篇秦

兼并諸侯三十餘郡爲下篇據此則此爲中篇

明矣宋潭州所刻賈子作過秦中今依用之

秦滅周祀

并海內

兼諸侯

南面稱帝

以四海養

句天

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旣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

政讀爲征

強凌弱

眾暴寡

兵革不休

士民罷弊

今秦南面

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卽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

命潭本無得字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

得字

潭本無得字

詐力安危者貴順權推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

潭本無推字之字攻

潭本無攻字之字攻

潭本無攻字之字攻

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

潭本無離字之字攻

潭本無離字之字攻

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

潭本無有字之字攻

上句史記作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潭本同今案孤獨而有之卽是不知守之之道與取異兩句當合讀今從建本故其亡可立而待也

潭本無立而待字之字攻

潭本無立而待字之字攻

潭本無立而待字之字攻

潭本無立而待字之字攻

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

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

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

案上言始

皇無道必不能保其後嗣故天下咸計日而知二世之必亡下言二世若能盡改無道之政則亦何至遽

亡此又是一意潭本從史記作莫不引領而觀其政雖亦可通然於上文却少收煞今故從建本作亡意林引作政當亦因史記改

夫寒者利袒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囂囂新主之資也

建本作短褐今從潭本改囂囂此言潭本作瞽瞽音義同此從建本

勞民之易爲仁也

意林仁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作治

任忠賢

庸主建本作康主訛

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

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

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

振近代
多用賑

字此從
史記

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

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

潭本依史記曇天
下二字建本無卽

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

潭本作
狡猾

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

智而暴亂之姦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

宗廟與民

徐廣云壞宗廟與民
史記一無此五字

更始作阿房之宮繁

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姦偽竝起而上

下相遺蒙罪者眾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羣
卿以下至於眾庶

羣卿史記作君卿潭本同

人懷自危之心親處

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

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

民危也故先王者

史記無者字

見終始之變

潭本作史記始終

知存

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

潭本依史記作牧民之道

務在安之而已

矣

潭本矣作天屬下句與史記同

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

故曰安民可與爲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

爲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非也

潭本作身不免於戮

者正傾非也與史記同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下

此從賈本說見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

甲兵而守之然陳涉

用弓戟之兵鉏耰白

儉不守關梁不閉長

沛作師戰於鴻門曾無

諸侯竝起豪俊相立

三軍之眾要市於外

古文上字改之耳羣臣之不

潭本立下悟使子

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

本潭

伯宗廟之祠
未當絕也

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此豈世

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

於嶮岨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

不便

建本且天下嘗下有昔日二字係衍文今依史記去之又俗間本有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

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一段四十

六字在此然困於嶮岨而不能進者之上是後人以史記之文贅入之史記無後然困於嶮岨十字今此

有之若再入史記一段複矣潭本但全錄史記之文亦失其舊今故一從建本下亦同

秦雖小

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

史記作秦小邑并大城
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

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

潭本 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
險作阨母訛再餘同史記

作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名未附名曰亡

潭本 有必退師案

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

潭本 也有也字

必退師案

土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

建本 作退陣
案土陣字訛

案史記作安小司馬云賈誼書作案則建本是也

潭本下作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俱依史記

不

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禽者

挾敗非也

潭本 挾上
有其字

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

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

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

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

潭本 無謀
遠二字

然所以不

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

拂與弼同潭本無也字

忠

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頃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姦臣不上聞

史記無臣字潭本同

豈不

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

法設刑而天下治

飾讀爲飭

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

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

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

怨而海內叛矣

潭本怨下有希望字

故周王序得其道

史記作五序小

司馬云賈誼書五作王今建潭本皆相合千餘載不絕秦本末竝失故不

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始

不忘後之師也

潭本後下
有事字

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

有序變化因時

因史記作古
潭本作應

矣

宗首事勢

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上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此況莫大諸侯權勢十此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

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傳歸休而不宜住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

置其私人

建本是偏字潭本作偏案舊本漢書亦是偏字今俗閒本竝作偏非也

如此

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乃欲爲治安雖堯舜

不能

此下本皆有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閒所不欲焉十九字不成文理是後人妄竄

入當削去黃帝曰日中必糞

建本訛加竹漢書加艸作糞案顏氏家訓引賈誼策作糞

潭本正相合從之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冒

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剗之豈有異秦之季世

乎此下建本有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乎豈可得也十六字不成文理今從潭本削去

夫以天子之位用天下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

丁獨面可臣——半風下不玉生佐。危

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
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
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
寢其上火未及燃然同建本作燃誤今從潭本因謂之安偷安者
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
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
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篇中多爲後人取漢書之文而敷演之致多冗長其文理尙可通者今亦姑不刊削至如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句內又嵌令以數日之閒六字於令臣之上又陛下試擇

焉下又贅何甚傷哉四字皆不成文理去之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

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
以五百爲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
怪矣一本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
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摻亂
業握危勢摻古多用以代操字或云避魏祖名改潭本作操若今之賢也明
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爲之矣然又未也者
又將誰須也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鍾鼓之
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漢書
使爲治勞知慮本接上文與安危之機孰急文勢脗合此橫隔一段於中殊不倫又自此以下多好用耳字因字亦致有不可通者然本書不可見矣若盡刪之又恐未必盡合本書是以姑仍之因諸侯

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
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
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爲臣子耳因
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
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渺有耳大
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

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神爲可以益壽

見晏子雜下篇舊本爲字

在神字上誤

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

繩繹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

是當爲足穀食

謂人也人之大期固當足百年也建木因作罔訛

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

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以爲萬世法

潭本立經作立綱漢書周德作同得以後潭本法下有程字下句首無以字

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益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

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

爲之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

建本此下有一夫者三字係妄增潭

本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

建潭本此下又有獨太息悲憤非特敢忽也十字亦妄增今刪

雖使禹舜

生而爲陛下計無以易此

潭本生上有復字此句下又有爲之有數必萬全無

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爲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四十三字建

新書

本俗語

益

夫樹

饑數點

離本訛

者也

子者

重其撻

予射

聲臣口

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
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
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本潭
力作乃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
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夫一作天疑當作其
身而天子將何失建
本何作
付訛於實無喪而葆國無患潭本無
葆字子孫世世與
漢相須皆如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以
厚此

藩彊

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

韓王信倚

彊則又反

綰國比最

戶耳

潭本此三萬

最忠全骨

然矣曩令

殘亡可也

至今存可

忠附則莫

酈絳灌

潭本此欲下

無憂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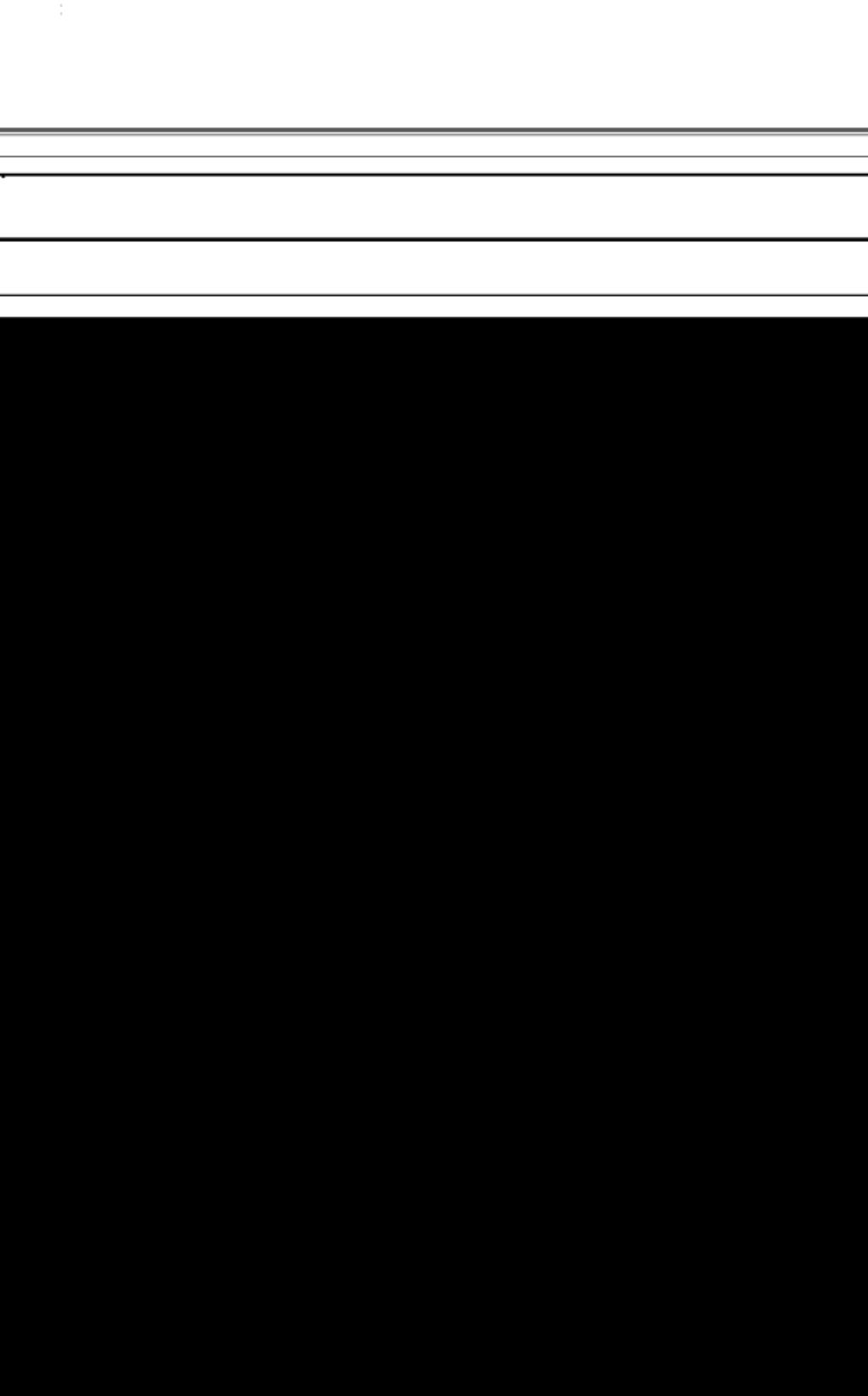
小則無邪心

下有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四十一字絕無義理卽以爲反言之語氣又不了後二語亦不相承接其爲妄竄無

疑必當刊去

大都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



建本此下又複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二句今從潭本去之

潭本

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錮疾

作病

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

建本此下又有悲夫枝拱苟大施必至心十字亦係複衍

今從潭本去之

此所以竊爲陛下患也病非徒種也又苦跋

鑿

上古蹠字下古戾字顏師古曰足蹠反戾不可行也

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之子也今之

王者兒子之子也

惠王下漢書脫之子二字此書亦脫案惠王齊悼惠王也乃文帝親

兄其子哀王文帝元年薨子文王則嗣故云今之王者兒子之子是惠王下當有之子二字今從劉貢父

補正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種也又苦跋鑿有也字衍可痛哭

子臣故曰非徒病種也又苦跋鑿有也字衍可痛哭

者此病是也

等齊

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躡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
之在所潭本訛所

今從建本

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

法予之

受謁本作受
謗訛今改正

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

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

是則諸侯王乃埒至尊也

建本作誰是則諸侯之王
別本誰作推潭本無又無

之字跡訛作將
今從舊校本改正

然則天子之與諸侯

潭本下有王字
臣之

與下潭本無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爲丞
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

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

諸侯之相以下十二字又異等二字建潭本竝脫今從別

本補入

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

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

登當如左傳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之登

今臣旣

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

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

御旣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

潭本無具字

天子親號云

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

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旣已同則夫何

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

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闌入之罪亦俱

弃市宮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
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
儀亦言也見周書寶典解孔晁註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皆
稱陛下皆脫案當有次皆字各本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
乘輿等也下舊有衣被次齊貢死經緯也苟工巧而空死字餘同文不可曉亦是竄入今刪去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
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天根著於
形容也非下建本有人字又一本重人字今從潭本所持以別貴賤明尊
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潭本持作恃亂且不息滑曼
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潭本曼作漫理作性然則所謂臣主

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異之耳近習乎形貌然後能識

異建本訛膚又形貌訛畫近貌今從潭本改正

則疏遠

無所放眾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

建潭本竝衍異服二字

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其下孔子曰

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

一本作潭本則一

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

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類而志也則君

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

類別一本作述或校者以繙衣之文易之君

一依本書引詩亦然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爲長大息者此

也

潭本第一卷止此

服疑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澤厚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
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
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
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爲臣
建本作已往則爲臣
例訛今從潭本改正
臣之於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爲僕僕亦臣禮也
亦上諸本皆有則字
今從黃氏日抄去之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
予民至適至和潭本
作至粗二字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
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句則名號異則權力

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

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

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

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建本下有則字是上文皆於當於異字爲句此高下者是其本根也以下諸異皆由乎此普當以異字爲句此處不當有則字明矣今

從潭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周齊也或改本訛用下竝同

本訛用下竝同加人者品此臨之婢人者品此承之婢與卑同潭本

卑遷則品此者進紺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

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旣設譚本讓責也各處其檢人循其

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譚本讓責也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

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李古使字李匡文資暇云行使案舊文使字作李山下人下子云云建本訛作季潭本作使今据李說定人作李又一本作位合上勢字爲句是後人以意改之不可從故眾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建本有以字衍臣不幾可以疑主幾不幾可以冒貴幾讀與冀同潭本脫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事勢

陛下卽不爲千載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

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强也

漢書作陸下卽不定

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今此篇云云是後人依傍漢書增竄字句顛倒前後以亂本書卽此起數語已大失謬之本意蓋詁以爲卽不定制不必久遠也而弊且立見今此書似謂不爲久長之計其勢將一傳再傳而盡則下文二語如何轉接其謬有如此者今若全依漢書則讀漢書足矣何必又著於此故姑仍之以俟學者之自爲別白可耳建潭本竝脫再傳二字又脫豪橫而大強五字至其相與特以縱橫之約相親耳特以別本皆有之此下竝有猶且豪立而訛作持漢法令不可得行矣此下竝有猶且豪立而以而大彊語爲之使不可疑誤人今刊去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勸與僅同建潭本竝作勸字書無勸子之比於面耳字漢書作屢如黑子之著面潭本作勸比黑子豈足以爲楚御哉別本作禁御而陛下所之於面耳

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彊匈奴爲鄰
懲自完足矣建潭本作懲自見矣訛今從別本 唯皇太子之所恃者

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
今制在陛下制國命子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

潭本適足句脫又工訛作舛漢書作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

人主之行異

布衣布衣者

潭本者字

在上句下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

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
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
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
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剽去不義諸

侯空其國

建本作剽太義訛今從潭本漢書剽作蘄

擇良日立諸子洛陽

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恤

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

建潭本無兩字別本有與漢書同

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遁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爲奉地也

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

語不甚可解別本竟以漢書易之亦非所安不若且從其舊以俟知者奉地奉天子之地也建潭本作秦地訛今從別本改正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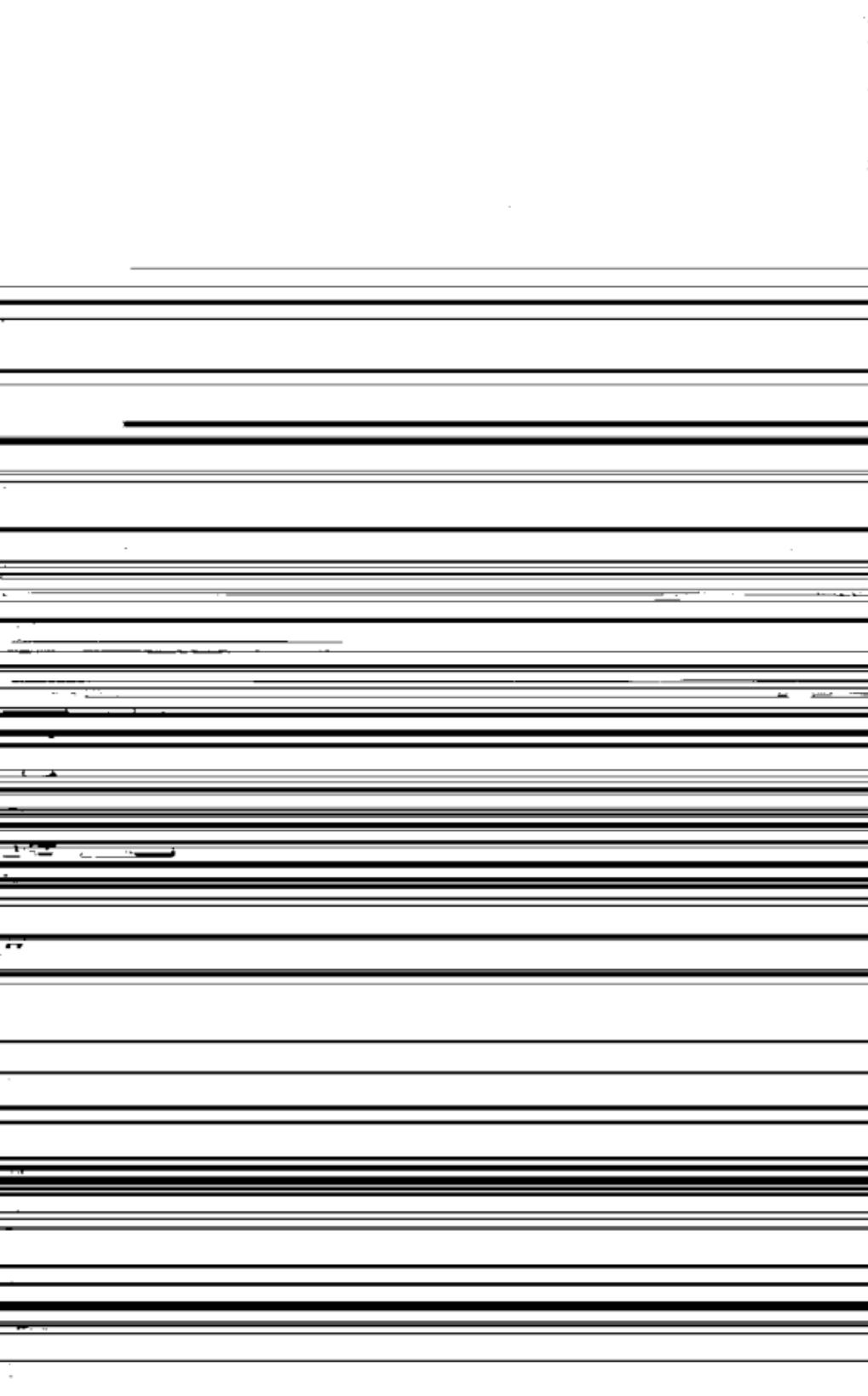
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

句梁

卽有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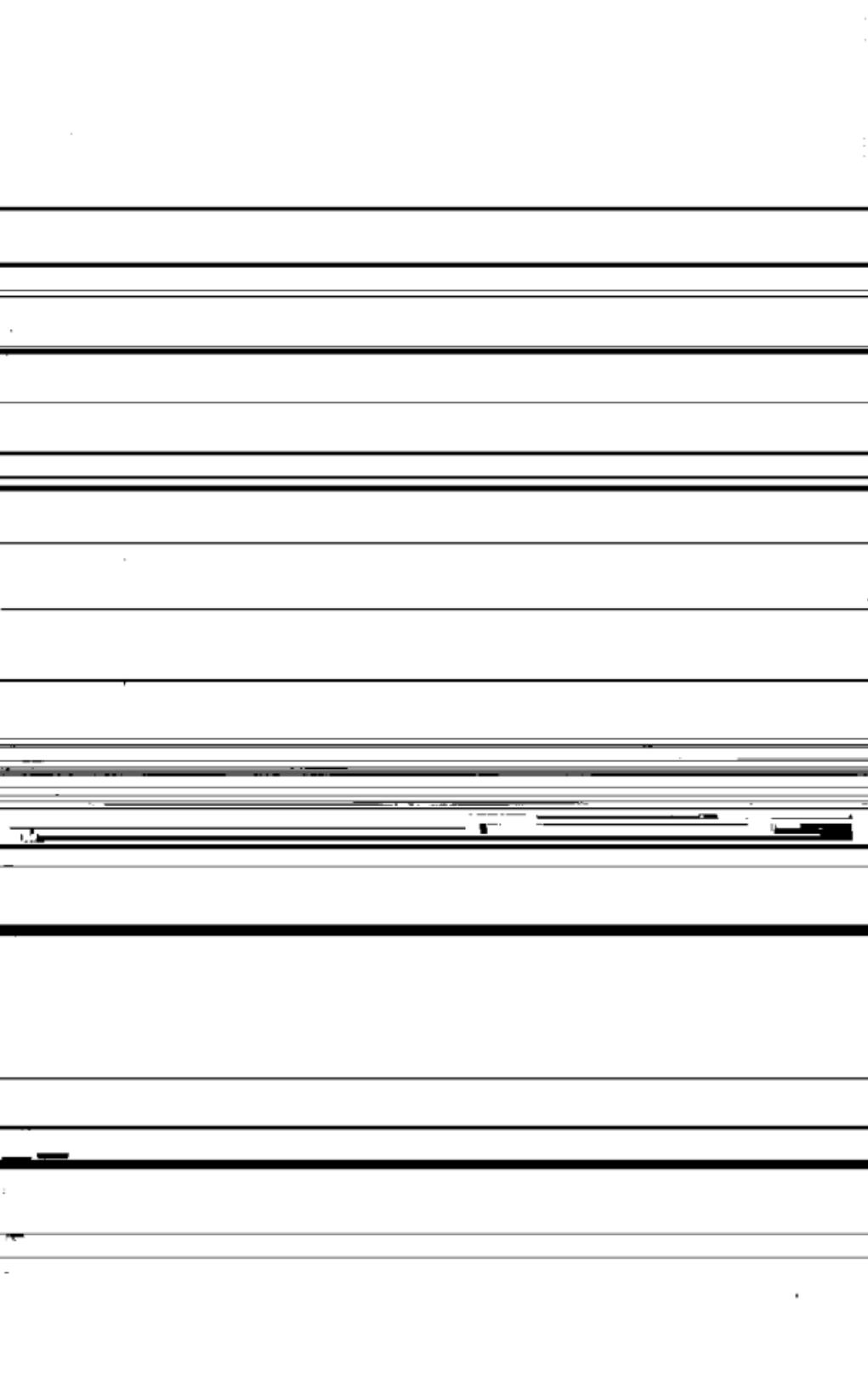
漢書作而爲梁王立後建本此句尙潭本脫梁字作卽有後患謬矣

割淮陽



之文惟陛下財幸與惟陛下幸少畱意句相重複若欲畱下一段須去惟陛下幸少畱意句始得潭本於臣謗竊昧死提行餘一二字異同係錯誤兩本並脫聖字漢書有又未尾兩本復有今陛下將不意之人以下一段乃淮難篇之尾綴衍於此今削去之

新書卷第一



新書卷第二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
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
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
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偕冠潭本作皆冠陛下且見之矣

潭本作陛下且見之矣

建本此下有豈不苦哉力當能爲而不爲畜亂宿禍高拱而不憂其紛也且也甚可謂不知且不仁三十字潭本無能字又憂上無不字無且二字略可通然皆係雜湊當刊去

夫秦日夜深

惟苦心竭力以除六國之憂

建潭本夫秦下有自逆二字以除上有危在存亡四字皆隨意雜湊今刪去

漢書憂作禍此作憂亦非也今陛下力制天下顧指

如意而故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

潭本作內下顓措而

無下故字建本脫制字又如意上亦有而字又成作稱今皆從別本改正苟身常無

爲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曰長孰視而不定萬年

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憲制可謂仁乎

潭本曹勃

制別本不憲作不能漢書作將使不憲案此篇壞篇同是一疏今離析而增演之皆出自後人

耳僞

五美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君敢自殺不敢反心知必菹醢耳建本作志知不敢

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天子無可以微倖之

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

之明割地定制齊爲若干國趙楚爲若干國制既

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建本脫子孫王之四字又訛作正今皆從潭本

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

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

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

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

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

眾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

潭本定治作定地

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

漢書作莫

慮不王別本同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
下懼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
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機奇啓章之計不萌

機當作機
漢書機奇

作柴奇棘蒲侯柴武子後淮難篇建潭本皆作棧奇
案柴之與棧音義得兩通韓詩外傳載齊景公遊牛
山事有柴車晏子春秋作棧車此其証也別本此處
從漢書作柴奇而淮難篇却作機奇疑皆因形近而

訛又漢書啓作
開避景帝諱

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然也故天

潭本作臥赤子莊席之上而天下安待遺腹潭本待作
植同漢書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
不爲此五美

末二字當目上文如文
王世子子貢問樂之比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
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
自黃帝而以困潭本作已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旣
撫天下卽天子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十發以帝
之勢身勞於兵閒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
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
所愛化而爲仇所信反而爲寇可不怪也地里蚤定

豈有此變陛下卽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爲逆今吳
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
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尙幼偷猥之數也猶言偷
安苟且建本訛作倫煖潭本作倫煖字書無煖字且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
本是迹下衍者字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處建潭本作反
禍之變潭本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尙不能以安
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
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當謂彷彿其支節也漢書作皆衆理解也潭本無解字

刃也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

潭本兩此字皆作者字

勢已

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鼈髀也釋斤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潭本胡訛作故

審微

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也

潭本無是故也字

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

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姦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焰焰弗滅炎炎柰何焰焰舊本皆訛作燐燐字作焰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案備患於焰智禁於微次也本相承接中間忽橫互十八字是後人以習聞之語妄增入之潭本改次爲故亦非事未形上也

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韓非子作周行人下同辟彊音闢彊潭本卽作疆字周行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煬煬字書不載煬字案韓

非子作燬衛

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

文公名也

也

弗使踰焉

潭本作陛

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

周襄王出逃伯闔

二字不可曉疑衍

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

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

辭南陽卽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

或代也

潭本作末

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

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

之樂軒縣大夫直縣

直當作特或本是植字

士有琴瑟叔孫于

奚者衛之大夫也

左傳作仲叔于奚

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

繁縷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孫于奚率師逆之

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孫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縷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卽單父音善甫於是齊人攻

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傳郭者歸艾刈同傳音附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乎齊寇資建潭本作還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

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穫建潭本脫令字是今從別本增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姦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耶不前達

階級事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陞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潭本故堂九級上別本堂作陛廉遠地則堂高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

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列等

潭本從漢書作等列

內有公卿大

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

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

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

器也況乎貴大臣之近於主上乎

建潭本上說作廉帝今据下文改

醜禮節以治君子

建本醜潭本仍作恥

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

以係縛榜笞髡刑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

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罪見君

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

臣雖或有過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

爲主上豫遠不敬也

潭本無則字

所以體貌羣臣而厲其

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改容而禮也古

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眾庶徒隸同黥劓髡

刖笞僞弃市之法

建潭本脫伯父二字建本又脫眾
字僞與罵音義同建本作僇潭本

訛作笞係皆從別本然則堂下不亡陛乎

潭本無下字

被戮辱者

不太迫乎

建本無辱字

廉恥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

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

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

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以在貴寵之位天子
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

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

潭本無此五字若

夫束縛之係繼之輸之司空

司空掌城旦鬼薪之事役使罪人爲之漢書百

官公卿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卽引賈誼此語別本從誤本漢書作司寇非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也

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

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

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

建本有事字無一字今案一字亦當有

非所以

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

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

潭本此上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有如字

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疊面變容吸炭變聲必

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臥人問豫讓

讓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

建本脫眾人畜
我我故六字今

從潭本增別本我字不重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

潭本作故國士

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

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

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

建本脫彼將犬馬以

頑頓無恥夷苟無節

漢書作夷詬師古曰

謂無志分也夷音胡結反詬音后建本夷作斷訛

廉恥不立則且不自好則

苟若而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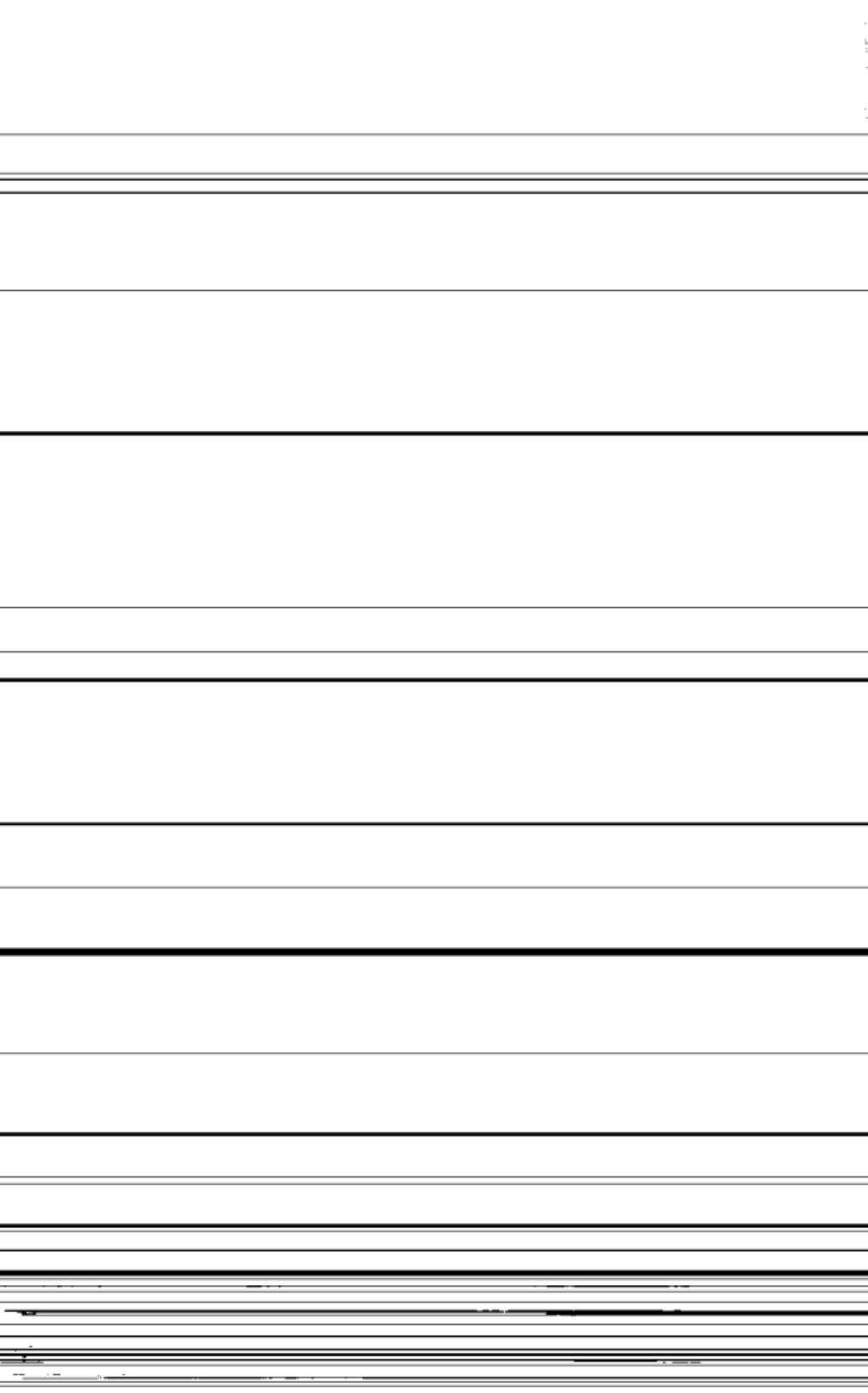
兩則字潭本無同漢書

見利則趨見便則奪主上有

敗困而擊之矣

漢書作則因而挺之矣潭本有則字因作因

主上有患則



者

潭本詞從漢書作何下同

聞譴訶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清

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

清音才性反蘇林曰

音絜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清室令在前驅此官有別獄也如蘇言則漢書請室亦有作清室者建本新

書正作清室知蘇言非謬矣三輔黃圖作靜室潭本作造請其罪耳非

頸鑿建本訶作頭矯

其中罪者聞命

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

頸鑿建本訶作頭矯

其有大罪

者聞命則北面再拜

諸舊本皆作聞令訶

跪而自裁上不使人

猝抑而刑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建本脫曰字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

喜讀爲憲漢書作憲宋祁引王仲弓說亦謂當作喜

潭本有厲以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

遇其臣而羣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卽非人類也

潭本報上
無而字

忘家公醜

去雅義所

度之臣誠

本有六字潭

守

金城者比

且爲我死

之俱存夫

守節而服

此厲廉恥

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爲長大息者也

建本爲作謂今從潭本

新書卷第二

新書卷第三

俗激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爲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恬弗知怪大故也加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建本作禮說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潭本作故何哉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醜潭本相作怡行義非循也豈爲人子背其父爲人臣因忠於君哉豈爲人弟欺其兄爲人下因信其上哉兩因字建本作因別本作固皆說此書多用因字今從潭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寄之管子曰四維一

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醜四維不張國廼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爲寒心

潭本有哉字

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

棄禮義捐廉醜曰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

否耳

潭本作逐利不耳

慮非顧行也

建本慮下衍念字

今其

甚者剄大父矣賊大母矣踝嫗矣刺兄矣

建本剄作到潭本作

剄父矣空賊字今皆從別本補課當與剄同割也

盜者慮探柱下之金

潭本慮作

利無掇寢戶之簾捷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下字

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拾萬石粟

建本作拾與十通潭本作十賦

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諸侯

建潭本下行下衍郡字

此其無行義

之尤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

潭本作猖獗

乃豕羊驅

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

潭本作者也

竊爲陛下

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時適然耳

潭本時作特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嚮道類非俗吏

之所能爲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

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

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爲不立不植則僵不循則

壞建本脫爲人之所

四字又弗爲二句作弗爲持此則僵今皆從別本改正潭本此非天所爲無之字

不循作不脩

秦滅四維不張

潭本不張

上有而字故君臣乖而相壞

上下亂僭而無差

建本君臣作君子亂僭

作亂賊今皆從別本改父子六親

殃謬而失其宜姦人竝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冀幸而眾下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建本脫定字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冀幸羣眾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失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潭本覆下有敗字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眾寡寡知欺愚勇劫懼懼建潭本作恨別本壯凌衰攻擊奪者爲賢功皆與工同貴人善作懦

突盜者爲忻

句○潭本忻作折則又當以賢人句折諸侯句

諸侯設諂而

相飭設輶而相紹者爲知

潭本作諸侯設諂而相輶飾詐而相紹紹一作詔皆

未詳或疑諂當爲諂輶當爲復

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

內德從天下襄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今者何如

此下與上文不相承接皆妄竄之所致建本今者作令有潭本作今有更訛

進取之時去

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爲

句

善書而爲吏

耳胡以行義禮節爲

句

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爲

祭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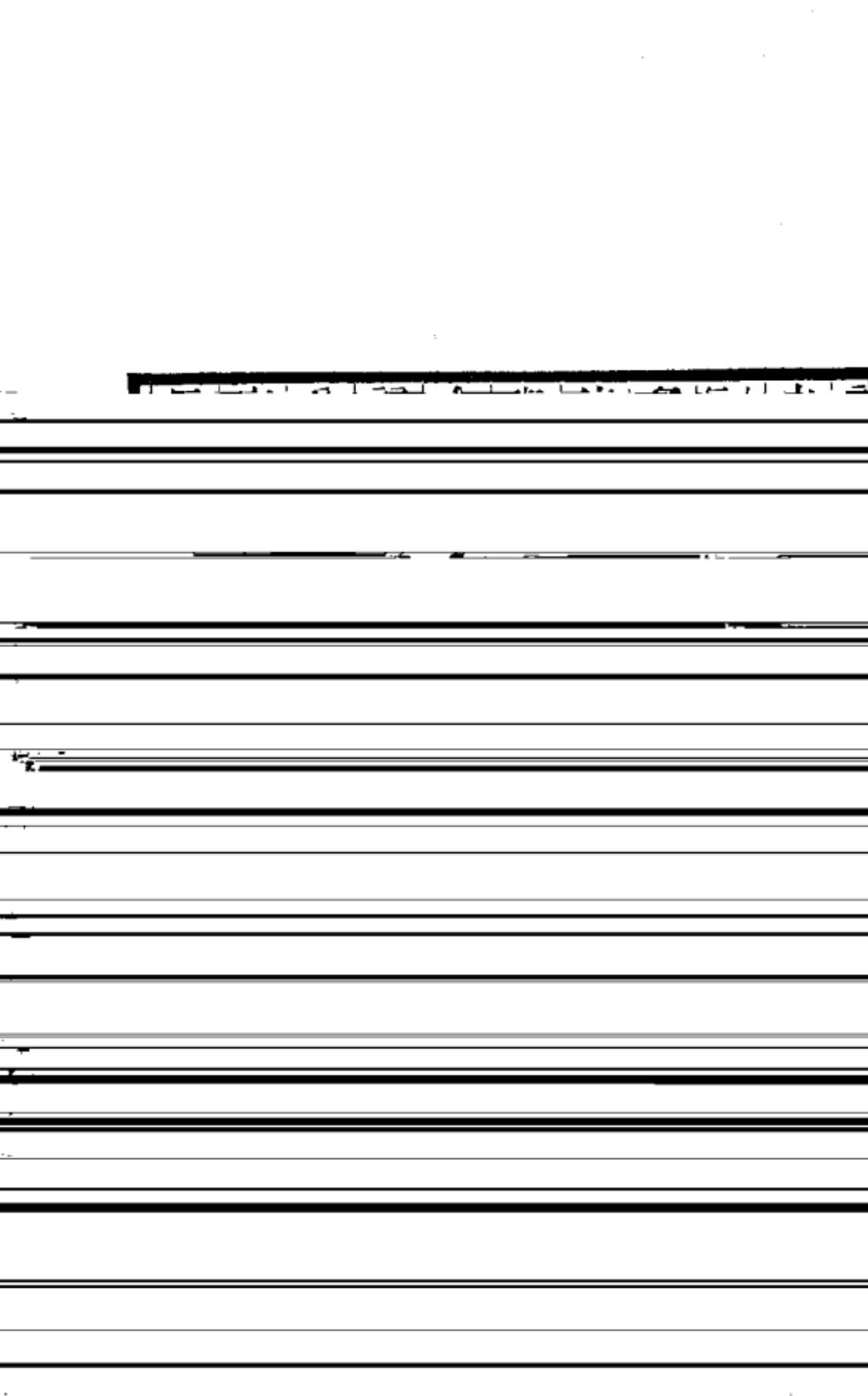
猶祭酒也

鯀勦者攘臂而爲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

財足隱机盱視而爲天子耳

惟當作雖潭本作爲亦訛又天子二字訛或下文有脫

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



義弃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
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贊假父耰鉏杖
轡耳慮有德色矣又耳作而無矣字
譯亦轡也潭本作轡母取瓢椀箕
筭慮立諱語潭本作立而
訛語訛諱同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
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
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勸焉耳建本其然猶并
作亦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者曰以下八字潭本
無有猶日二字連下
文皆同漢書功蹙六國兼天下求得矣潭本作功
成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
三歲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

織繙乎平樂此奢也綱民變天下去從末潭太

以相競高

句○而務潭作上本作之物

作上

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

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

故以末序民民大貧以本

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

輕能具

萬里訛字

天下之力勢

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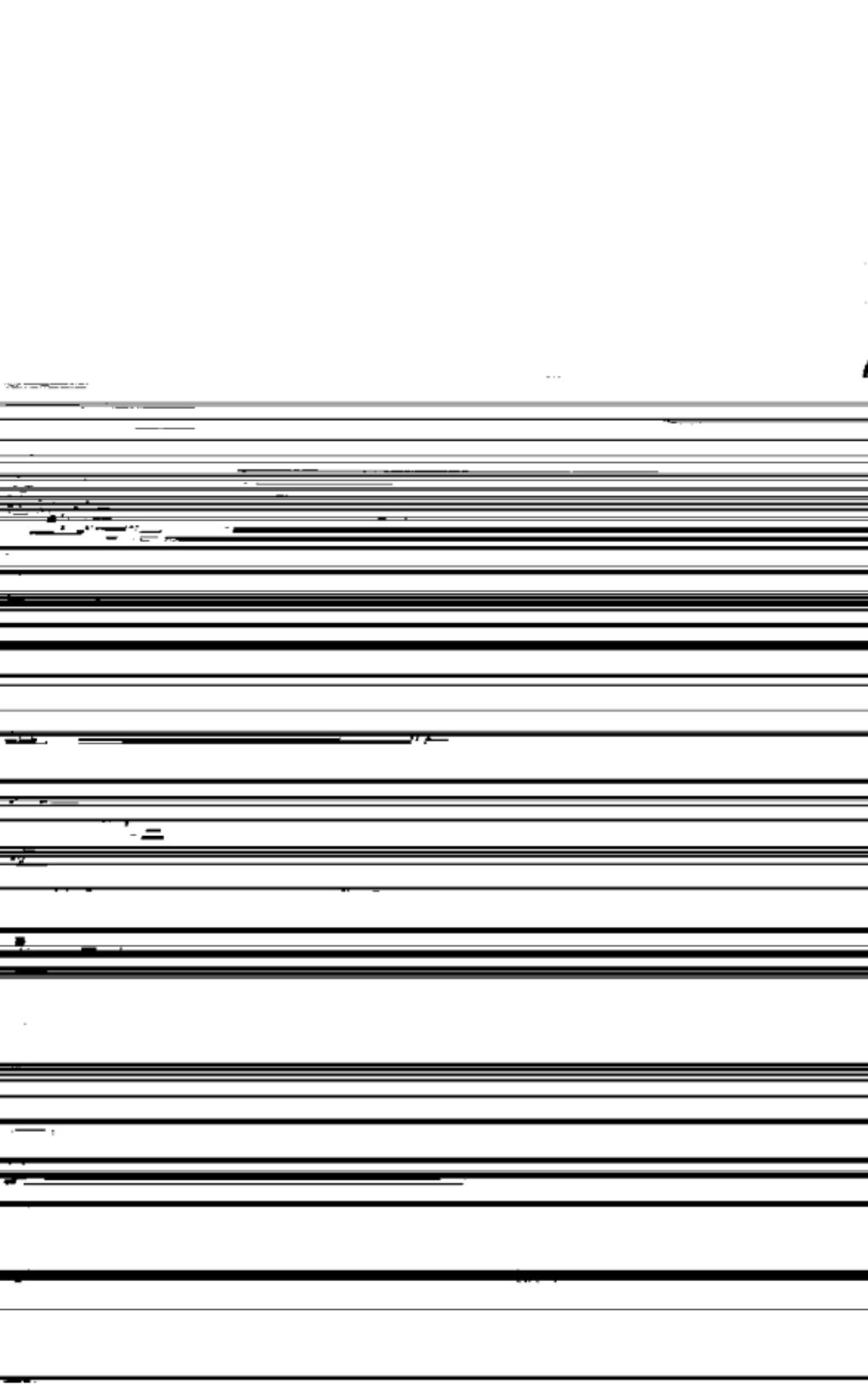
西百

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

引釋

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士

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合



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

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

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則讓上僭者誅

建本退作遏訛又上僭作上位僭衍位字今皆從潭本

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

謀無爲起姦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

謀不起

建本脫詐字潭本有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不罹縣

網

此下有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

姦詐盜賊茲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三十八字

建潭本別本皆有之案文義不甚相聯屬舊有校者刪去此段今從之

擊產子

事勢

民賣產子得爲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



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飢胡可得

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

之欲天下以下十七字建本誤脫去潭本有唯無中間一

字欲其無爲姦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姦邪

盜賊特須時爾歲適不爲如雲而起耳

不爲成化也見春秋繁露

又續漢律歷志注引易緯

有雜稻不爲麥不爲之語若夫不爲見室滿胡可勝

撫也

若夫十二字難曉必是妄竄入

夫鎧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也

鎧此猶言際此山海經駢山是鎧于西海敦題之山是鎧于北海鎧章閭反郭注猶堤壩也是則今人之所云邊際耳

今也平居則無茈施

茈與柴同茈施猶藩也

不敬而素

寬有故必因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

此下建本有曰爲大治可也若爲大亂

豈若其小十五字於義無當潭本同但無夫字今竝刪去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大息者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爲天下菑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漢書石鯀作呂罪曰繁此一禍也

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鯀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疑爲菑疑別作罪本故民

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貨物必平矣四本無貨物必入今從之平四字舊校者依漢書增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

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倍羨

倍潭本作一
奇則

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弃財以與匈奴

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

壞潭本作壞漢書同宋祁云當作壞今從建本此下潭本有一七字案下云此謂之七福句相比近則七字可省建本無此謂之七福謂之誤倒

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顧退七

福而行博禍可爲長大息者此其一也

壹通

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

秦南有武關秦昭王詐楚懷王處也東有函谷臨晉關建本建武關作建武開誤今從潭本意林無上關字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

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
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天下無以區區獨有
關中者所爲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所爲本誤今作所謂改正豈不曰諸侯得眾則權益重其國眾車騎則力
益多故明爲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擊諸
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潭本精作積豈若一定地
制令諸侯之民句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
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
之義不便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彌道數千不



者不苦其勞

潭本作力

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

居士民皆有驩樂其上

有字衍文潭本以上作能別

此天下之所以

長久也

潭本以上作能別

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

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耳

十錢之費弗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

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

中分而乃以廬江之爲奉地

之字衍別本作奉地亦訛

雖秦之

遠邊過此不遠矣令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

尙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

秦之迹也竊以爲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

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彊提荷
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履蹻不數
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
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

案漢書云淮南
此段文多重沓

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
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語簡而明此但依
傍漢書而增演之耳行勝似當作行膝潭本作不勝
又自詣作自儲非有以所聞也似謂未有以聞也然
中閒又隔以履蹻不數易數語參錯無緒下似謂乘
丞相歸休之日告之欲其轉聞於上而無見從者其
縣令等字又是衍文字

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
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
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

遁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如蚤定毋以資
姦人

親疏危亂 事勢

陛下有所不爲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令天下
如曩也

起二語殊不類舊假字下又衍設字今刪曩下本或有時字

淮陰侯尙王

楚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
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
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卽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
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殲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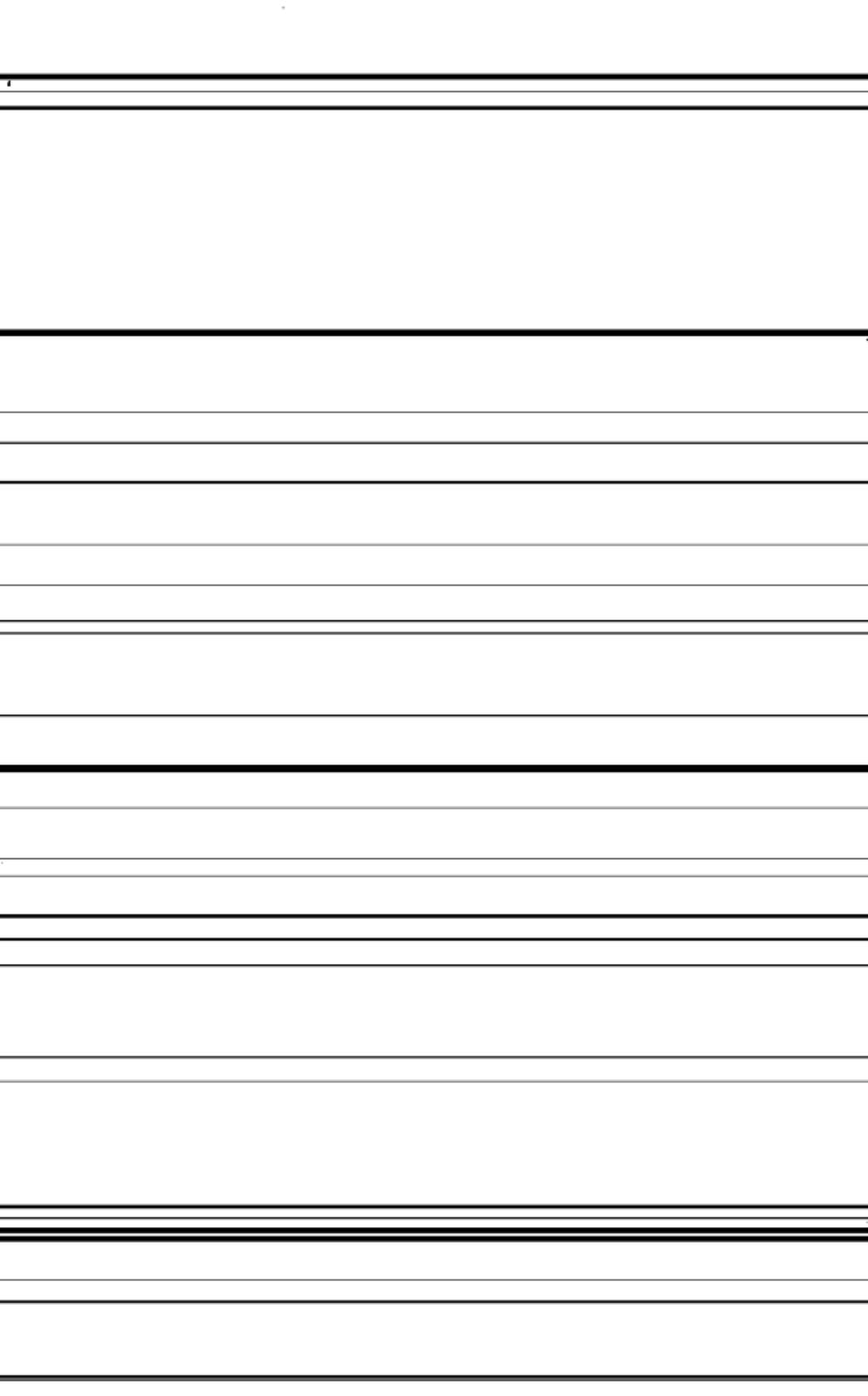
建本訛作豪亂潭

本作淆亂別本作

發亂與漢書同今從之

諸侯潭本作公又併作

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



其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卽天子之位能爲治乎

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爲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者

建本布衣

上無有字潭本
宰作帝漢書同

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

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有聽

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尙動一親戚天下環

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

者乃啓其口匕首已陷於胸矣

乃潭本從漢書作過陛下雖賢

誰與領此

建本作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多故七字潭本無者字餘同今依漢書去之

卷書

疏必

且危

懸字吟

唯利欲百

也書

王者

之食

是無蓄

色道

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

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

年矣

三十漢書作四十

而天下愈屈食至寢也陛下不省邪

未穫年富人不貸貧民且飢

潭本富人作當今

天時不

收請賣爵鬻子旣或聞耳曩頃不雨

曩頃二字不成語此篇妄竄者

甚多難以盡正

令人寒心壹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

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

不亦晚乎

此下有竊伏念之愈使人悲此八字係後人妄竄今刪去

然則所謂國

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不在於陛下

者哉

本俱脫不在二字舊校本增今從之

上弗自憂將以誰偷五歲小

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也此下舊有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十二字似此豈復成世界作此胡說可謂全無人氣矣

卽不幸有

方二三千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萬之眾聚

潭本無之字

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旱相承民

墳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

一日而及此之必然

積貯一疏此割裂爲二其一篇名無蓄在第四卷中皆改頭換

面無完善者此處漢書但云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今改云云建本潭本皆作一日而乃此之以然此

正妄竄者故爲脫爛使不可讀以見其古耳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爲人

上弗自憂

潭本作爲人上省弗自憂別本作弗自省憂

魄然事困乃驚而

督下曰此天也可柰何事旣無如之何及方今始秋

時可善爲

無如下建本有憂字潭本無此云方今始
秋時可善爲鑄錢篇云方今始伏望可善

圖隨手鈔襲皆
是一手僞撰

陛下少間可使臣從丞相御史計之

可使臣下建潭本有議字又此下有臣議詔所自用

秩二千石上雖幸使議計勿厚疏殆無傷也有時矣

二十六字亂湊
不成語今刪去

解縣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

潭本

有今匈奴嫚侮侵掠五句係依漢書
但此處自在後文今故從建本去之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其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爲國有

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蹙且病癥夫蹙者一面
病癥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今字下建潭本有西爲
爲上東海爲下則北境一倒也二十三字上流東爲下流故隴西
係妄竄當刪漢書作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
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
行數千里糧食餽饟至難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
臥將吏戍者或介胄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
時於焉望信威廣德難潭本下有已字臣故曰一方病矣醫
能治之而上弗有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爲陛下
惜之進諫者類以爲是因不可解也無具甚矣因漢書作

固陛下有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

匈奴

從字
疑徙

中國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

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

之眾唯上之令

舊本此下有殺之乎生之乎
次也八字亦係妄竄今刪去

陛下威

憚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

作所
誠宜

俛視中國遠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

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

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

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

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

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爲陛下不足且事勢有甚逆者焉下有其義尤要四字不成文理今刪去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植之勢也此一段五十八字已見前篇潭本此處不載天下之勢倒植矣建潭本作天子莫之能理猶爲國有人乎德可

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捫然疑攔然左傳攏然授兵登陴

新書卷第三

新書卷第四

匈奴 事勢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

建潭本控弦作扞彊大率作大在皆訛今從別

本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卽戶口三十萬

耳

潭本無此字

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

建潭本脫

漢字而下衍欲字今俱從別本增刪

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

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以耀蟬之術振

之

潭本無將字荀子耀蟬者務明其火

爲此立一官

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

潭本作苟誠能者

雖以千石居

之可也陛下宜聽其事計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

國大富匈奴適亡

數語亦多增竄建本潭本令上
有彼字別本彼作設亦訛今刪

犬馬行理勢然也

作叱當將必以匈奴之眾爲漢臣民

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

東

別本延下
有安字衍

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

灌窳疑當作窳

渾縣名在朔方郡一說窳乃瓜字之訛灌瓜卽退讓篇所云者也

皆屬之直

郡

句然後罷戎休邊

○戎當作戍

民天下之兵帝之威

德內行外信四方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

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

潭本有北字

此其示

武昧利之時也而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

別本
隆上

有建
字以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贅以

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眾積於北方

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

潭本
工作

功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

其眾庶時爲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

猾爲此柰何對曰臣聞彊國戰智

潭本
彊作伯

王者戰義

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南蠻服

別本作
三苗服

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

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爲畜

潭本

作蓄又孰敢憮然不承帝意

建本作又且孰敢潭本作
又孰敢且案且字衍憮與

紛音義同見列子黃帝篇建本說作盼

臣爲陛下建三表設五餌

臣爲陛下

舊皆作
今從舊

振槁也

臣之計

陛下也

且不背

故聞君

殆若此

臣又且

面而戎

慈母也

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
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愛
人之狀好人之技人道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
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
者此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竊竊空而賞薄不足以動
人舊本皆作
尙薄訛故善賞者踔之說文踔踴也猶言踴踏
以恩加之彼必大喜過望矣駿驛之從而時厚之令
此卽高祖之所以待英布也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
聽臣之計則臣有餘財五字衍文臣有餘資自在末段始見或改此作則國有餘
非財亦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

文錦潭本少者上無家字將爲銀

綠蓋從數騎御驂乘日

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

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

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

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

臘炙肉

臘字書無之一亦非解疑臘肉

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

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

者時時得此而饗之百

垂漾而相告人慄憚其所自

漾與涎同建潭本作湧
別本作涕皆訛

慄淮

南子作憚惄高誘注云貪欲也音探豫文弨案當讀爲貪圖今人猶有此語

以吾至亦將

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

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

者勿禁令婦人傅白墨黑

猶言粉白黛黑也

繡衣而侍其堂

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

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鞞倒挈面者更進

別本但作俾倒挈卽今所

謂筋斗也

舞者蹈者

潭本蹈作踰

時作少閒擊鼓舞其偶

面假面也此卽偃

人師戲也

昔時乃爲戎樂

昔夜也潭本作莫音暮

攜手胥彊上

客之後潭本作婦人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人

潭本侍作

持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

使降者潭本作一國
令使者降者

一國

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

希盱喜
悅兒

人人汲汲唯恐其

後來至也

汲汲與急急同

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

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時有所富必令此

有高堂邃宇

建潭本必下衍一有字又善廚處

大

困京

句

廄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

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

令此其居處樂虞困京之畜皆過其故

困京建本作圉令或改作

困倉今從潭本

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

王慮句有

訛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汲汲唯恐其後來至也

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

幸拊循而後得人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

兒及貴人子好可愛者

胡潭本訛故今從建本及上兩本皆訛召今從別校本

必召幸大數十人爲此繡衣好閑

文有衣閑別校本
建本脫居字別本舊本皆作閑案下

改此作閑是也今從之且出則從居則更侍

建本脫居字別本有之潭本作入

上卽饗胡人也大縠抵也

縠抵卽角抵也建本作縠抵訛

力士武士固近侍傍

潭本力士作功士

胡嬰兒得近侍側胡

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

人偶之

中庸仁者人也鄭讀如相人偶之人以意相慰問之言是漢時有此語乃相親愛之意建

本之亦作人今從潭本

爲閒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

上卽幸拊胡嬰兒擣迺之

擣迺猶騰倒也

戲弄之乃授炙幸

自啗之出好衣闌且自爲贛之

舊校者改

上起胡嬰

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旣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

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汲汲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

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

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搢也

云

隕也言降下胡人如

猶振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

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眾門大夫

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

其謀中外符節適繕拘也

字書不載繕字案白樂天詩鳥以能言繕龜緣入夢

烹繕爲羈紲之義則此當謂繫屬而固結之也

夫或人且安得久悍若此

潭本

捍作

故三表已諭五餌旣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

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食不甘口

潭本作飯

揮劍挾弓

而蹲穹廬之隅

揮劍潭本作裨劍別本作彈劍

左視右視以爲盡仇

也彼其羣臣雖欲母走若虎在後眾欲無來恐或軒

猶言先之

在其前也

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近虎狼

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眾之見

將吏猶噩迄仇讐也

眾下潭本有人字

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使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

頸頓頽請歸陛下之義哉

潭本作稽頽此謂

見畧且引眾而遠去連此有數

此潭本作比

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

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

者美臚炙臘者

潭本吏卒作卒吏或卒作夫又炙臘倒臘房粉

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

將彊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餓

濬多飲酒

俗炙字彈羽敏切大口也濬字書無考此則十

賜大而愈飢多財而愈困

建潭本作財愈困訛今從

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

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

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或

曰建潭本皆無

或字別本有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

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

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

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之爲邊患也使上下躊躇天

下竊貧

建本竊作窶

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爲祟也

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

治當作殆

臣賜二族使

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下臨人民憲之

建本作天子不

臨人民患之潭本不臨作不忧患作憲今案不字當作下形近而訛耳下同憲與患同

曰苟或

非天子民尙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無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別本作王者於天下苟

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哉潭本夷作貊又之所哉訛作之所作也建本此下又有莫非天子之所作也八字係衍文當刪

而惱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惱渠大罪毛詩鄭箋云惱也今天子自爲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下臨人之民哉潭本之理上無天子二字末句作豈有惱人之民哉訛

勢卑

事勢

匈奴侵甚悔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

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爲戎人諸侯也

建本作顧爲戎人爲諸侯也潭本亦有下爲字訛今依漢書改勢旣卑

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

居此

建潭本特作持臣竊料匈奴之眾

臣建本作賓別本作實皆訛今從潭本

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

甚竊爲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

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銼權而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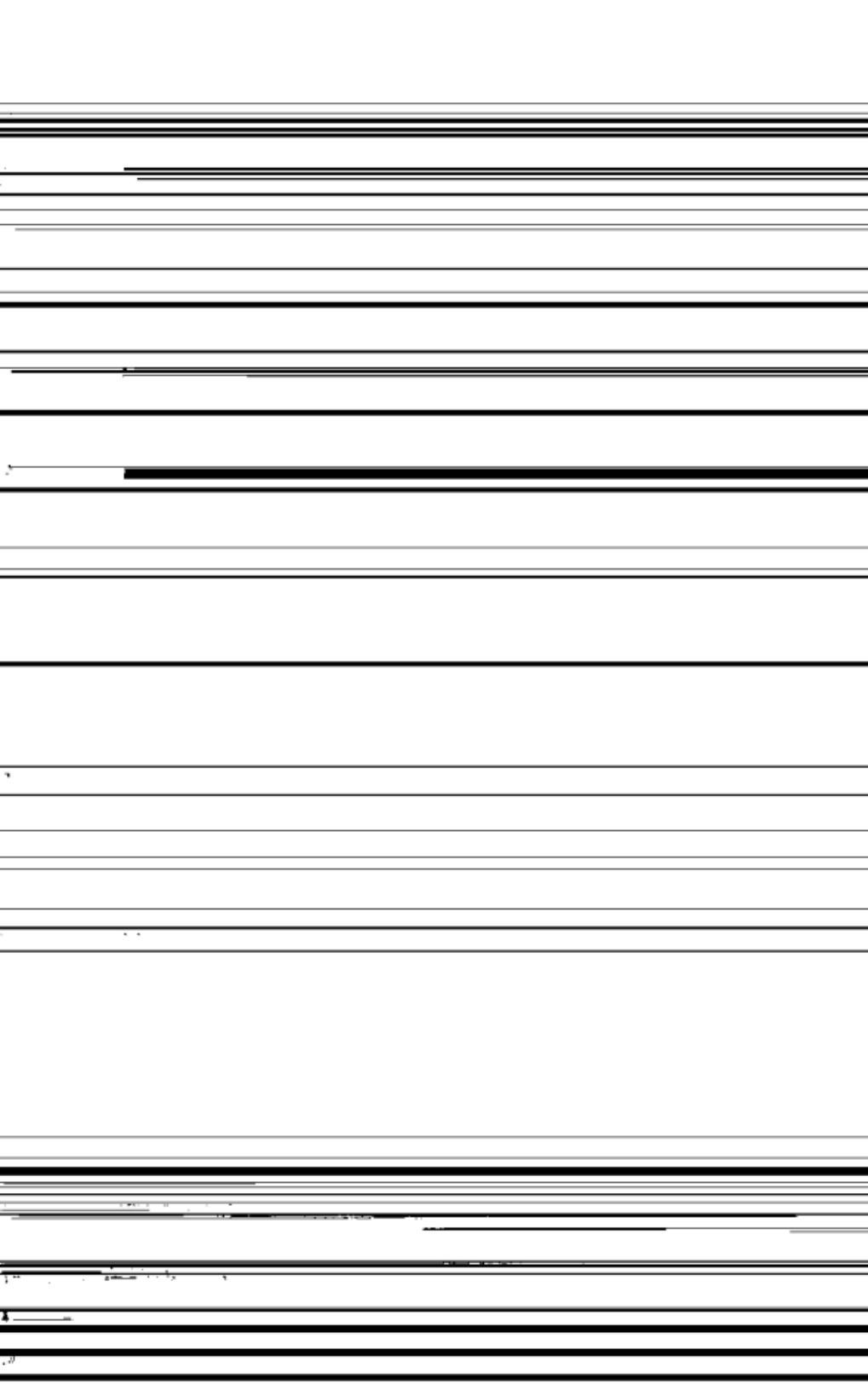
銼權未詳

奚空敢悍

若此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

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

膝行頓頰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屬國



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誚讓

別本作譙讓
潭本訛讓

敷畱

之罪無加身者

敷畱
未詳

舍人橫制等室之門追而赦之

吏曾不得捕

等室他無所見疑是靜室卽前階級篇
之清室也得捕別本作省捕潭本作吏

捕曾不

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

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徙之佗所

徙舊本皆訛從

案薄昭

予厲王書云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

大王不有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則

此當作徙字

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

子之法咫蹊促而弗用也

此篇多以咫代則字蹊促猶踴躍潭本作蹊促而下

有使皇帝之令咫批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

功臣有職者以爲之相吏王勦不踏蹴而逐耳

潭本脫傾

而
不
仁
勸
建
十
者
天
下
以
誹
訛
亦
逆
抑
並
並
並
並
發
詔
啓
章
弗
知
之
神
天
下
咫
淮

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

六字
贅可

刪潭本又
衍一也字

且世人不以肉爲心則已若以肉爲心人

之心可知也

潭本無世字若字下無以字又舊本
並作人之可知也今從舊人校本增今

淮南子

潭本子上
有王字

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咫泣洽衿

是立

咫下舊有焉字衍衿建

潭本皆訛衿今從別本臥咫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

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如是

句別本如作知
則是字當屬下句

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
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勢未便事未發舍

亂而不敢言

舍舊本皆訛
舍今從別本

若誠其心豈能忘陛下哉

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父也

叔下

父字舊本竝脫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羣父也無今依漢書增

不盡傷

子綦左傳作子期此與說苑同潭本訛子綦

昔者白公之爲亂也

非欲取國代王也

建潭本作伐主別本作代主今案當作代王

爲發憤快

志爾故挾匕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爲要俱靡而已耳

漢書作固爲俱靡而已

此處當作要與俱靡而已耳上固爲二字可省以下句有固字不當複也

建潭本

靡竝皆作糜

固非冀生也今淮南士雖小黥布嘗用之矣

士舊作王矣舊作耳潭本又無嘗字今竝從舊人校本改

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

二字上舊本皆有未異今刪去

豫讓爲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眾也

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眾也闔閭富故句然使專諸

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句然使荆軻殺秦王政

然
是

承上語辭潭本然俱作能則當以故能二字連讀專
諸與史記吳越春秋同潭本作鯷諸左傳作鯷設諸

漢書作
刺諸
億猶不靖也此段前益壤篇末舊本亦載之作不義潭本作不義

此非有白公子胥

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卽疑有專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願陛下少留

意計之

舊本脫少字益壤篇末有之今補入

無蓄

事勢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

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
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

建潭本無

此句別本從漢書有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知

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飢一婦不織

或爲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

潭本作無度

則物力必

屈古之爲天下者至悉也

漢書作至孅至悉也

故其蓄積

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

今背

本而以末食者甚眾十字爲句漢書以作趨顏師古以趨末分句非也建本脫之字也字別本有潭本無

字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

靡之俗曰以長是天下之大祟也

文多出後人所增竄漢書云淫侈之

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無所謂大祟故下云殘賊公行正承上二者而言無意敷衍何所取哉

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莫之振救

泛敗漢書作將泛泛

方勇反覆也建潭本俱訛作貶敗此下又有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九字係妄竄今刪去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眾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爲漢

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

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旣或聞耳矣安有

爲天下阽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荒天下之

常也

漢書作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

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

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

眾國何以餽之矣

眾上建本有聚字潭本聚字在眾字下皆衍文今刪

兵旱相

乘

潭本作承與憂民篇同

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擊

建潭本者

聚二字倒今從別本

罷夫羸老

罷下建潭本行一矣字作上句結語非是今從別本

易子

孫而敵其骨政法未畢通也遠方之疑者竝舉而爭

起矣

畢建潭本竝作必

爲人上者乃試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此下漢書云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一段方見措置之實今缺之則下文所謂富安者語亦無根此皆妄人故爲異同以欺不學者耳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漢書訖疏止此今此本下又有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也陛下柰何不使吏計所以爲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五十九字亦

係妄人僞造竄入書中屢見之漢文帝使博士等作王制詖未必遽引之或謂禮記中之王制非卽漢博士所作亦無左證上云爲陛下惜之下又云流涕鄙陋複沓乃小兒學語而未能者今皆刪去

鑄錢事勢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

此句之上舊本有廼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

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囚榜笞及犇走者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形必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八十一字甚不成文理此何等事而曰竊聞曰未之得驗然其形必然皆似夢中夢語且自稱曰僕以對陛下苟少知屬文者亦決不爲此又家屬之語亦出自近代此必皆趙宋時人所作僞竊入者不可以誣古人今刪去之知言者當不以余爲妄但猶恨中閒廁雜罪黥此句舊本無之若無此句則下文突云實皆黥罪矣今故從漢書補之并補下句首然

字然鑄錢之情非殼鉛鐵及石雜銅也不可得贏

潭本

無然鑄錢之四字情上有人字又也字作少而殼之甚微其利甚厚

舊本甚微

下云又易爲無異鹽羹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金賜而鑄者情必姦僞也云云杳拖無意今從漢

書刪

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

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

造幣之勢各隱屏其家而鑄作

建潭本作各隱親其家而公鑄作親字訛

其家字公字皆衍文而公字尤爲矛盾故但刪此字

因欲禁其厚利微姦

建潭本厚

利作大利訛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

舊本此下有民理然也夫自著法以請之

則吏隨而揜之十七字悠繆不可曉潭本無法字餘亦同今刪去

爲民設阱孰積於

是舊本此下有上弗蚤圖之民勢且盡矣十字危言不切是實今刪去

襄禁鑄錢死罪

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末具也民方陷

溺上且弗救乎

漢書於黥罪積下云爲法若此上何賴焉今此移掇於上而別換此十六

字未具也別本作未甚也

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

漢書但云又民用錢郡縣不同

郡縣不同何其簡明蓋謂此郡縣與彼郡縣各不同

也若縣屬於郡郡以統縣郡與縣不分地而治何云

縣異而郡不同乎甚矣作僞者之謬也

或用輕錢百加若干

舊本又有輕小異行

四字漢書無今刪

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

舊本又有將使天下

操權族而八字不可曉亦漢書所無今刪

吏急而一之乎則大煩苛而民

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

而市肆不同小大異用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

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爲而采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

鑪炭姦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爲姦邪愚民陷而之刑僇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鬪矣

舊本又有少益於今四字不知

所謂今刪去

將甚不祥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

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圉之令禁鑪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法禁數潰

舊本法禁倒今從漢書易之漢書此下接云銅使之然也云云今截置於第三卷銅布篇中此下則又妄撰一段云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

王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五十三字不言所以救弊之實而但云不可以怠又云可望善圖也瀆漫何指大抵作僞者之伎倆或一篇析之爲三四或於篇中移易其先後或一字而增添數字

一句而敷演數句以變亂古人之成文讀者多草草
不與理會耳今畧審之謬妄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新書卷第四